

俄語拼寫法基礎

阿·尼·格沃茲傑夫著

時 代 出 版 社

俄語拼寫法基礎

阿·尼·格沃茲傑夫 著
吳紹本、方如英、吳吉康合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簡明地闡述俄語拼寫法體系形成的歷史及其社會功用。說明俄語拼寫法與全民語言的關係、與讀音的關係、與語言的形態構造的關係及拼寫上的各種規則等；並着重指出統一俄語拼寫法在統一文字、普及教育、進行書面交際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本書可供俄語教師、文教工作人員及研究俄語拼寫法、語音、詞形構造的讀者參考用。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11月北京初版 1955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26/32 字數：81千字

1—2,600冊 定價（8）0.49元

原 書 序 言

“俄語拼寫法基礎”這本小冊子第三版的內容與前一版完全一樣，祇不過改正了一些印錯的地方，稍微做了一些補充。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介紹一下拼寫法的社會功用和它的體系。拼寫法的體系是在俄羅斯族文字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И·В·斯大林的著作把拼寫法與全民語言的關係及拼寫法對於交際目的的意義徹底揭示出來了。

爲了闡明這些問題，作者把自己在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研究所和蘇俄教育科學院聯席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現代俄語拼寫法及其教學法問題”加在這本小冊子的第一版上，作爲引言。

第四版未作任何修改。

目 錄

現代俄語拼寫法及其教學法問題	7
I. 拼寫法的意義	25
一、教師理解拼寫法基礎的重要性	25
二、言語的書面形式的功用及其與口語形式的關係	26
三、拼寫法的概念	28
II. 字母表和表音法	28
一、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	28
二、俄語字母表	29
三、表音法及表音法的特點	30
四、字母的主要意義及次要意義	31
五、根據字母所表示音的數量來劃分字母	39
六、單義字母和雙義字母	39
七、俄語表音法的音節原則	40
八、違反表音法音節原則的現象	43
九、音節原則的便利	45
十、音節原則形成的歷史	46
十一、不標重音對表音法的意義	48
III. 俄語拼寫法與讀音的關係	49
一、拼寫法與表音法的關係	49
二、關於俄語拼寫法性質這一問題的提法	50
三、正字法的語音學原則	51
四、語音學原則的書寫形式和非語音學原則的書寫形式	52
五、語音學原則書寫形式的類別	54
六、讀音對書寫形式的決定作用和由讀音決定的書寫形式	55
七、不由讀音決定的書寫形式	59
八、間接由讀音決定的，即可查的書寫形式	62
九、不可查書寫形式	64
十、正字法與讀音之間的關係的結語	67

十一、表音法與音素之間的關係	71
十二、根據 Л· В· 謝爾巴院士的學說來看拼寫法與音素體系的關係	72
十三、根據 Р· М· 阿萬涅索夫教授的學說來看拼寫法與音素體系的關係	74
IV. 俄語拼寫法與語言的形態構造的關係	77
一、俄語正字法的形態學原則	77
二、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正字法不表示音的位置語音交替	80
三、違反正字法的形態學原則的情形	83
四、應用形態學原則的限制	87
五、違反形態學原則的書寫形式所佔的比重	90
六、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正字法的優點	91
七、正字法中形態學原則形成的歷史過程	93
八、對形態學原則的理解過程	97
V. 俄語拼寫法中的形態學原則和語音學原則的相互關係	101
一、形態學原則的主導作用	101
二、形態學原則與語音學原則的關係	103
三、從形態學原則書寫形式與讀音的關係來看形態學原則書寫形式的種類	106
四、違反形態學原則的書寫形式與讀音的決定作用的關係	107
五、傳統的和分化的書寫形式	109
VI. 詞的分寫法和大寫字母	111
一、用分寫法分隔單詞	111
二、大寫字母的主要功用	113
三、俄語拼寫法的總的性質	114
VII. 表音法和拼寫法的體系是正字法規則的基礎	116
一、對正字法規則的一般要求	116
二、正字法規則與形態學原則的關係	117
三、正字法規則與俄語表音法音節原則的關係	120
四、統一拼寫法的意義	120

現代俄語拼寫法及其教學法問題*

約·維·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詳盡地解決了語言的社會作用、語言的發展規律以及有關語言方面的全部基本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不可動搖的基礎。

這些異常精湛的著作，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光輝照耀着語言各種問題的研究工作，使我們能够在真正的科學——辯證唯物主義——的堅固基礎上建立語言學的各種科目。

蘇聯語言學的首要任務就在於：運用約·維·斯大林著作中豐富的思想內容去解決語言中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切具體問題，有機地闡明約·維·斯大林根據語言學中各種問題的材料所作出的最深刻的概括。

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文字就是語言的圖形，這種圖形和語言同樣也是交際的工具。因此，文字就無限地擴大着語言交際的可能性。約·維·斯大林所闡明的關於語言的一系列的規律性和拼寫法也有直接的關係。

首先，在論述語言的社會作用時，約·維·斯大林指出，語言是社會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就使我們有根據來更深入地研究關於拼寫法的社會作用問題；然而我們對這種作用有時却估計不足。

因為用文字寫出來的東西能够保留下來，能够複寫和翻印，能向任何地方轉寄，因此，文字便無限地擴大了語言交際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不承認，文字所具有的這種作用是極端重要的。雖然，在人類發展的低級階段有過沒有文字的社會，但在人類發展較高級的階段，文字就成為社會生存必不可缺的條件了。因為它能協助社會組織生產。恩格斯在敘述摩爾根

*“現代俄語拼寫法及其教學法問題”這一部分的譯文，曾在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出版的“外事校刊”第二期上發表過。這次刊印全書的譯文時，對這一部分重新作了修改——譯者。

對有史以前諸文化階段的劃分時，認為“……文字底發明與它的應用於文獻記錄……”（註一）是由野蠻時代轉入文明時代的特徵，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這種情況下，隨着社會所面臨的任務的複雜化，文字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了。關於這一點，約·維·斯大林曾經指出：“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註二）

文字在服務於國家、貿易、文學的同時，它本身也不斷地發展着。印刷業的推廣便是這種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印刷業本身在技術上也飛速地改進着，因而印刷品也就越來越普及了。

早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生產的需要，就已經提出了在人民中間普及文化的要求。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一要求通常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時期，勞動羣衆廣泛地參加了國家的管理工作和政治生活，參加了工農業生產的組織，這樣，就更要求他們提高文化水平，因而在全體人民中間普及文化也就成了必需的條件。所以，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立刻就開展了消滅文盲的鬥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蘇聯政府發出指令，在五十歲以下的全體居民中間掃除文盲。此後，人民教育事業達到了更大的規模，並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着；因此，讀寫技能就成了蘇聯各族人民牢固的財富；同時使學生全面地掌握書面語言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也越來越普及了。

Г·Ф·亞歷山大羅夫院士在概述文化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意義及蘇聯各民族的文化普及工作所獲得的巨大成就時，說道：“十月革命前，我們國家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中，識字的人在全體人民中所佔的比率很小，

（註一）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十五頁。

（註二）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十四——二十五頁。

例如：在烏茲別克斯坦，識字的人僅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在塔什克斯坦，僅佔百分之零點五。很明顯，大多數人都是文盲，在極大的程度上阻礙了文化的發展；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也就不能充分地發揮它的全部效能。但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的不倦努力，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克斯坦、卡查赫斯坦、土爾克明斯坦和我國其他的加盟共和國內，早在數年前就已消滅了文盲。

所以，祇有在社會主義時代，語言才顯示了它的全部力量；它成為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意念的強有力的工具。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語言的作用是不能這樣充分地發揮出來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帝國主義者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時候，宗主國的統治階級都強制地培植、支持和鼓勵被奴役人民的野蠻行為和不文明的現象。

隨着蘇聯各族人民中間文盲的消滅，語言在我們國家裏的作用也就更加重大了。它能夠充分地發揮出它的偉大力量。由於黨和蘇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世界文化的最高成果——成了蘇聯各族人民文化的財富和實際內容。蘇聯各族人民同樣可以讀到譯成本族語的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古典作家的作品，如：普希金的作品現在已用七十六種蘇聯各民族的語文出版，發行額達四千五百萬冊以上；列·尼·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用六十五種語文出版，發行額達二千六百萬冊，高爾基的作品，已用六十八種語文出版，發行額達四千八百萬冊，此外還有其他作家的著作。而當各族人民還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時候，所有這些都是辦不到的。”（註）

由此可見，在階級社會中，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文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沒有文字，就像沒有整個語言一樣，生產是不能正常發展的。

文字和出版物所具有的這種巨大意義，就使我們能夠完全認清拼寫法的社會作用並充分估計掌握拼寫法的重要性。

（註）見 Г. Ф. 亞歷山大羅夫院士在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研究所與蘇俄教育科學院聯席會議上的報告《Работы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языкознания—выдающийся вклад в сокровищницу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изд. АПН，一九五一年版，第二十一——二十二頁。

拼寫法（或正字法）是某種全民語言中（目前來說，通常也就是在民族語言中）所通行的書面語言的準則，因此，拼寫法首先是供廣大羣衆應用的社會性的規範，有其實用的目的；在這方面，它和具有特殊用途的其他錄寫言語的形式有顯著的區別。例如，它和語音上的標音法不同，語音上的標音法完全是爲研究語言的語音服務的；和速記法也不同，速記法祇能保證迅速地記錄，但是讀起來却不很方便。

拼寫法是進行書面交際的一種方便的工具，因此，它的首要使命就是準確、明白地傳達言語的內容，表達這種或那種思想。正因爲如此，在拼音文字（ЗВУКОВОЕ ПИСЬМО）中，言語內容雖然是藉表示語音的字母來表達的，但拼寫法却能有效地理應用各種與讀音無關的手段。例如，用大寫字母區分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如 орел [鷹]——Орел [奧勒爾城]）。另外，拼寫法可以不表示讀音的某些特點，例如，俄語拼寫法就不表示重音，雖然不同位置的重音是可以用來區分單詞和詞形的（мúка [痛苦]——мука [麵粉]；ру́ки [手——複數第一格]——руки [手——單數第二格]；也不區分 е 和 ё（мел [粉筆]——мёл [掃——動詞過去時陽性]，все [所有的——複數]——всё [所有的——單數中性]）。

拼寫法標準是必須共同遵守的，這是拼寫法所以能起最重要的社會作用的條件。違反拼寫法要求的現象應認爲是不能容忍的錯誤，同時，任何人也沒有權力隨意取消這些或那些拼寫法規則。這一點在蘇維埃時代，已是衆所公認的了；然而在革命前，却有人主張不必遵守拼寫法標準，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正字法（例如鮑都恩·得·庫爾特耐*就持有這種主張）。

人人之所以都必須遵守拼寫法，這是和拼寫法的全民性有直接關係的。拼寫法和整個語言一樣，是爲全民交際服務的；因此，正像沒有“階級的”語言和沒有“階級的”語法一樣，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階級的”

* 伊凡·阿歷克賽特洛維奇·鮑都恩·得·庫爾特耐（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Куртене）（一八四五——一九二九），語言學家。他生於波蘭，但一生的大部時間都在俄國工作。著有關於普通語言學、拉丁語言史等著作——譯者。

拼寫法。一個民族祇有一個統一的拼寫法，這就十分清楚地證明了全民語言的一致性。

既然拼寫法是為整個民族的廣大羣衆服務的，那麼拼寫法的穩定性和固定性就具有特殊的意義。拼寫法中一切不穩定和不統一的現象都會給書面交際造成各種各樣的困難。在這一方面，拼寫法和整個語言有許多共同點。俄語拼寫法是許多時代的產物，現代拼寫法的基礎還是在俄羅斯剛有文字的時期就已奠定下來了；然而在不脫離語言的前提下，拼寫法的規則還是可以補充和改進的。爲了用文字表達語言中新生的東西，可以創造一些書寫方法；同時也可以取消那些在語言中已經失掉基礎的、沒有用的陳舊成分。

三

現代俄語拼寫法在各民族語言的拼寫法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俄語拼寫法的特點是：它不但符合於俄語的語音構造，而且也符合於詞的形態結構。

俄羅斯語言學和蘇維埃語言學都公認形態學原則（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是俄語拼寫法的基礎。形態學原則的實質是：儘管詞素的語音面貌，在發音中由於組成詞素的音所處的語音條件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在書寫中，詞的各個表義部分（詞素）的表示法却始終是一致的。如詞根 «воз» 在 воз (вос) [大車]，возок (возок) [有篷的轎]，вывоз (вы́въс) [輸出]，возчик (во́щик) [車夫] 等單詞裏始終保持着同樣的形式。這種書寫上的一致不僅爲詞根所特有，前綴（如 «с» —— срубил [砍斷]，сделал [作]，сшил [縫合]，сжег [焚燬]）、後綴（ослабел [削弱]，обесилел [變得軟弱無力]）及詞尾（ведро́ [水桶]，озеро [湖泊]；ведра́ [水桶——單數第二格]，озера [湖泊——單數第二格]）也都是如此。

同時，在用字母表示詞素的語音成素時，每個字母都表示一個處在分化音位（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上的音：元音是在有重音的時候，輔音是在元音和響聲輔音前面的時候。詞素的書寫和發音就這樣聯系起來了。因此，很多的語音交替（чередование звуков）在

俄語正字法中就反映不出來。而在純粹以語音學原則為基礎的書寫法（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中却能反映出來，如元音由於其距離重音的位置不同而產生的交替，在俄語書寫法中就反映不出來，而在白俄羅斯語的拼寫法中却表現了出來。

建立在形態學原則基礎上的俄語拼寫法有許多突出的優點，

首先，既然拼寫法的使命是傳達言語的內容，那麼，書寫法和詞的表義部分（詞素）聯繫起來是很重要的，因為這能使讀者直接注意言語的表義成份。書寫法中不表示出對詞素意義毫無影響的詞素的語音變化，就使書面語言避免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語音細節。因此文字具有比發音更為概括的性質，和言語的表義成份的聯繫也更為密切。

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書寫法可以區分口語中的大量的同音詞（如 плод [果實]——плот [木排]；пребывать [居留]——прибывать [到來]）和同音的詞形（смелым [勇敢的——單數陽性第五格]——о смелом [勇敢的——單數陽性的六格]；ветром [風——單數第五格]——ветрам [風——複數第三格]；груши [梨——複數]——груше [梨——單數第三格]）。在書面上能區分那些在口語中不能分清的字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書面語言中沒有口語所具有的那些生動的表達手段，所以祇有這種方法，才是書面語言確切而明白地表達言語內容的特有的手段（試比較 «Надо увезти детей» [應該把孩子載走] 和 «Надо увести детей» [應該把孩子帶走]，這兩個句子在書面上區分得十分清楚；作為號召的論文標題：«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севу» [及時準備播種] 也很清楚）。

根據形態學原則，語言中的新詞便能毫不困難地用文字形式固定下來，可是這一點人們通常並不注意。的確，像 «обездвижен» [失掉活動能力]（巴甫洛夫院士的術語）或者 «Водоёмы зарыблены» [貯水池養上魚了]（報紙上出現的詞）這些新詞，大家都能毫不猶疑地寫成一樣，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像前綴 о 和 без，詞根 движ 以及形動詞後綴 ен 這些詞素祇有一種表示法。而根據語音成素書寫就會有很多困難，因為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標準發音的各個細節一直沒有完全統一，也沒有固定的

標準。例如，在用文字的形式固定許多新詞的時候，и 音化和 е 音化的發音（икающее и екающе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就會引起許多不一致和不固定的現象。

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書寫法中，元音是按它在詞素中有重音時的發音書寫的，輔音是按它在元音前面時的發音書寫的。俄語的整個語音體系的特點就是：標準語和大多數方言都具有共同的重讀元音體系和元音前面的輔音體系。因此，書寫法也就有可能以語音的全民性為依據，例如，根據所有方言的共同點，《ВЗЯТ》[被拿去——被動形動詞短尾陽性]也寫《ВЗЯТА》[被拿去——陰性]，在各種方言中，有的讀作《взя́та》；有的讀作《взета́》；也有的讀作《взита́》。如果採用以標準發音為基礎的純粹的語音學原則的正字法，那就會給操各種方言的學生，如操 о 音化方言（окающие диалекты）的人造成很大的困難。

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正字法，使詞的結構異常明顯，因此大大減輕了外族人學習俄語的困難。如詞根《ЧИСТ》和詞根《ЧАСТ》，各自的寫法都始終一樣，這就使人們很容易區分兩者的派生詞：ЧИСТЫЙ [乾淨的]，ЧИСТОТА [清潔]，ВЫЧИСТИТЬ [清洗]，ЧИСТЮЛЯ [過於講究清潔的人]；ЧАСТЫЙ [頻繁的]，ЧАСТОТА [頻繁]，ЧАСТИТЬ [頻繁化]，ЧАСТУШКА [板話]。詞素的統一書寫法，使人們很容易掌握俄語發展的詞形構造，而在以語音學原則為基礎的書寫法中，就難得多。

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正字法給予兄弟民族——斯拉夫民族學習俄語的人很大的方便，因為俄語詞的書寫形式要比語音成素更接近於其他的斯拉夫語，即：由於俄語標準發音的 а 音化（аканье），俄語和其他的斯拉夫語（波蘭語，捷克語，保加利亞語，塞爾維亞語）便有了很大的差別，但是這種發音並沒有反映在俄語拼寫法中。

形態學原則的書寫形式，在俄語拼寫法中已是根深蒂固，習以為常了，在用文字形式固定新詞時，就表明了這一點。

俄語正字法的形態學原則的性質，早就為特烈佳柯夫斯基（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和羅蒙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覺察到了。前者主張採用以語音學原則為基礎的書寫法，並提出根據讀音來改革拼寫法（他贊成“按

音”書寫)；後者擁護以形態學原則為基礎的正字法(“正字法必須注意不要完全掩沒產生和構成詞彙的痕跡”)。以後，我們的拼寫法就按羅蒙諾索夫所指出的方向不斷改進，拼寫法日益貫徹了形態學原則。

絕大多數單詞都是按形態學原則書寫的，不合形態學原則的現象是極其有限的。最主要的有：1. 有些前綴有兩種寫法，如：*из*—*ис*，*воз*—*вос*，*низ*—*нис*，*раз*—*рв* 等等；2. 在前綴後面的 *и* 用 *ы* 代替 (*искать* [找]—*подыскать* [找])；3. 形容詞陽性第一格詞尾有兩種寫法：*красный* [紅的]—*простой* [簡單的]。類似前面所舉出的不合形態學原則的現象，絕大部分都或者是有規則可循的，或者是要死記的。

俄語正字法的形態學原則除利用語言的最小表義單位——詞素外，還利用分寫法規則把最大的表義單位——詞分隔開來，同時還運用大寫字母區分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等意義的類別。

整個的俄語拼寫法是一個嚴整的體系，即或在讀音上不提供區分表義成分任何根據的時候，在拼寫法上也是把它區分出來的；同時，拼寫法利用基礎書寫形式 (*опорное написание*) 使絕大多數的詞 (約 90%) 的書寫形式和讀音保持着聯系。在許多歷史悠久的拼寫法中，俄語拼寫法是最合理、最容易掌握的拼寫法之一；因為寫字的人很易找到為他們所理解的種種根據，為甚麼必須寫這個或那個字母。就這一點來說，俄語拼寫法比其他語言的拼寫法，如法語拼寫法或英語拼寫法要好得多。

四

我們的拼寫法基本上是能够很好地滿足共產主義建設時代書面交際的各種需要的。書面敘述中很少有不準確的現象，而且祇要能够仔細考慮書面語言的各種表達手段，這些不準確的現象是很容易消除的。同時，應該看到，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已經非常習慣於我們的拼寫方法，他們甚至往往覺察不出書寫和讀音之間的差異。現在人民普遍有了文化，俄語拼寫法標準在俄羅斯民族中已經紮下了根。此外，由於蘇聯各民族及其他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普遍地學習俄羅斯語文，這就使我們的拼寫法在傳播先進的蘇

維埃文化思想的事業中，獲得了特殊的意義。因此，毀壞這樣一個重要的交際工具，將是一種在政治上對社會有害的舉動。

然而近三十年來，却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要徹底破壞俄語拼寫法的毫無根據的計劃。例如，主張在語言領域內，特別是在語法方面進行改革的Н·Я·馬爾就竭力鼓吹這種文字革命。

此外，這些要求將俄語字母改為拉丁字母的世界主義者也提出了各種徹底破壞俄語拼寫法的草案。

顯然，拼寫法的這種破壞祇能瓦解書面交際，祇能妨礙俄羅斯民族去利用內容豐富的過去（包括蘇維埃時代在內）的書籍。

蘇維埃政權以及社會公衆一向都警覺地衛護着我們的拼寫法，防止任何毫無根據的破壞拼寫法的企圖，因為這種破壞會給革命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害。

不允許徹底破壞俄語拼寫法，這並不等於就不允許提出進一步改善拼寫法的問題。這祇是說改善這種早已形成的、又完全適合我們時代需要的拼寫法，不需要採取“爆發”和“拼寫法革命”的形式。

首先，拼音文字的發展是和整個語言的發展，和語言的語音、語法結構及詞彙的發展緊密地聯系着的。約·維·斯大林揭示了這種發展的一般規律性；他指出：“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而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註）

俄語拼寫法一千多年來的發展歷史中，有無數這種新質要素逐漸積累的例子。

例如，拼寫法的形態學原則就是在數百年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詞的分寫法的產生過程也是如此：分寫法是逐漸被確定的，其範圍也是逐漸擴大的，起先是實詞，然後才是虛詞。

【註】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十五頁。

一九一七年蘇聯政府頒佈命令實行拼寫法改革，這是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改革。儘管如此，它也並沒有破壞當時的拼寫法標準，而祇是改善了拼寫法體系：保留它的基礎，僅僅廢除一些陳舊成分，如多餘的字母 *ѣ, ъ, ѿ, ѣ, ѿ* 等，因為這些字母已成為廣大勞動人民通曉文字的障礙。

經過一九一七年的改革以後，俄語拼寫法就更容易掌握了，而且拼寫法的基本規則也完全能夠滿足對拼寫法所提出的要求。根據上述情況，就沒有必要廢除拼寫法或者進行本質的改革；現實的問題是在於如何整頓正字法的某些細節。

如上所述，對拼寫法說來，書寫中的統一和沒有分歧的現象，是極其重要的。

俄語拼寫法的歷史表明，正字法的標準是愈來愈接近於統一。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統一正字法的運動發展得十分猛烈，因此，在二十世紀，拼寫法比標準發音更為統一。但是儘管如此，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前，正字法的統一工作還是沒有徹底完成。

十月革命以後，在出版事業的實際工作中，常常遇到這種現象：在需要固定各種新的語言材料的拼寫形式的時候，不同的出版物中所固定的形式就往往不完全一樣。

因此，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拼寫法中還有一些不固定和矛盾的地方，這就給出版和教育事業造成極大的不便。

下面的例子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如在連寫（слитное написание）、半連寫（дефисное написание）和分寫（раздельное написание）方面（на ряду—наряду [與……同樣]，по плечу—по-плечу—поплечу [勝任]）；大寫字母的用法方面（Моско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Моско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Моско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莫斯科藝術劇院]）；以及一些例外的元音和輔音拼寫問題（пескарь—пискарь [梭子魚]，прачешная—прачечная [洗衣店]）。

在蘇維埃時代，由於全國勞動大眾普遍識字，而且文化水平不斷提高，書面交際有了極大的發展；因此，正字法便具有新的和更大的作用；這樣，即或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分歧和紊亂現象，也是不能容忍的。